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評鑑闡要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　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鎔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評鑑闡要卷十

元

泰定帝

致和元年分注阿蘇晉巴改元天順綱幷注

泰定在位五年纘承元統其子阿蘇晉巴天下臣民咸知為儲嗣則繼立乃世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應屬之天順若圖克特穆爾因雅克特穆爾擣變遂逞逆

謀僭竊位號兵犯上都致阿蘇晉巴不知所終實與弑逐無異續綱目反以圖克特穆爾所稱天歷附注是年而于天順竟没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竊據之事本末與聞及圖克特穆爾遣使奉寶勸進即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止紀天歷二年而明宗竟削而不書是非尤為失當今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改元以存其統並注圖克特穆

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已歲則大書明宗元年至翁果
察圖變故以後元統無歸然後繫以天歷庶書法得平
而大義亦足昭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
雅克特穆爾以受武宗恩欲立其子會帝崩都爾蘇
踰月不立君遂迎懷王于江陵目
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
為君儲嗣現存神器自有專屬乃雅克特穆爾忽逞異圖
謬托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遠迎周懷二王入繼于

情理俱為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憑寵肆志遂成圖克特穆爾篡弒之謀則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崩都爾蘇惟知專擅自利踰月不立君致亂臣乘間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天順帝

懐王圖克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綱

圖克特穆爾之弒明宗人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羣臣皆推戴

為君圖克特穆爾乃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則與躬自弑逆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等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文宗

帝遺詔傳位明宗之子因立鄜王曰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係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子立姪王禕謂其公天下之心其說大謬文宗此舉不過欲掩其弑兄之罪且欲矯仁

宗不傳位武宗二子之非耳孰知鄌王既不永年而順帝并至覆其宗社付託不慎貽禍家邦是元室之亡實文宗之蔑視神器有以釀成之耳

順帝

帝將田于柳林因臺臣諫遂止目

蒐苖獮狩古所不廢況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尚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此習勞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處

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摭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若轉圜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便安之計其後賜緯台等以金帛且欲安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托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漳州人李志甫聚衆圍州城泉州人周子旺亦起

兵稱王目

奸民嘯聚竟至圍犯州城必非事起倉卒牧民者不知預為察治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衆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總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為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蒿目毋怪盜賊之接踵蠭起也

賊沿江剽掠有司不能禁宋文瓚言戍將非人官

軍萬數反為三十六賊所敗目

刼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為緝捕聽其横行無忌足見當時之諸事廢弛乃以萬數官軍轉為三十餘賊所敗戍將鎮兵怯劣若此不聞加以重懲亟為整飭其流毒奚啻萌蘖斧柯之喻而元之君臣置若罔聞其後遂日至潰敗皆由紀綱不振故耳

至正十一年以後不附書徐壽輝等僭號綱并注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

士誠輩雖僭竊位號而攻剽自如不久敗亡未成為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秦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怠荒未至若嬴政楊廣之暴虐為神人所共憤況秦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烏合之比即唐初之蕭銑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年稍久亦畧具規模元末諸僭偽實非其倫今惟明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得天下之漸其徐壽

輝等年號槩從刪削並依元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時書作亂以嚴盜魁之誅云

董摶霄以中原大亂請於瀕淮地布連珠營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注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蓋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邉若當時則羣盜遍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況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穫

則齎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摶霄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台布哈討賊不進帝惡之拜為右丞相令總兵進討尋為御史所劾奪爵安置目

台布哈初代托都將兵即縱士卒剽掠殃民及是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自効以贖前愆乃當進而退以養鋭為名汴梁請援按甲不動徒作大言自謾是宜繩以玩寇之罪申以無將之誅乃順帝既心惡之轉從而加拜

右相顛倒極矣至奪爵之命乃因太平懼其害已諷人舉發罪狀當時朝廷既昧勅罰之權而大臣亦惟徇私怨是務無怪紀綱之日以陵替以至於亡也

陳友諒害其主徐壽輝于釆石綱

徐壽輝竊弄潢池特劇盜之首雖僭名號而不成為國友諒則其夫黨耳續綱目于釆石之事遽以弑書殊為失當蓋當日情事衹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得比諸項羽之于義帝盜賊同類相殘何關名分豈得以亂臣

賊予例之乎但友諒既受壽輝偽署則固安心尊事之令故仍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特改書害以别于有國之稱庶大義不紊而誅貶益嚴耳

至正二十八年綱

是年正月明祖雖稱帝而大都尚未失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于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為統而于元事則書元以别于明今作通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為準故于順帝在位

之時猶以元為統而于明事則書明以別于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漠以後始為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嬗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公之道而已

洪霍特穆爾引軍據太原盡殺官吏目

洪霍特穆爾前與李思齊等兵連禍結尚屬私怨相尋至是則竟入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謂洪霍特穆爾後此孤軍塞外猶然力

戰不屈使得角逐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加削奪驅而為博爾特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當然彼時明兵已盡有山東漸將由汴入陝即使洪霍特穆爾奮志勤王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外侮而轉戍内訌累世忠勤至此而隳何其鑑也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徐達入大都元亡綱

順帝出塞北去固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

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知此之為正則知宋亡而仍系昰昺為正統之非正矣夫天命何常常于有德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絕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屬偏安尚未至於亡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遁去即不得復存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嶺海元順帝之居漠北是也進退予奪悉視其事以為衡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于

其間前于宋末已著其說茲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
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明

太祖

上與太子論漢景帝輕聽鼂錯削七國事又言藩

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公法注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為平允然當時召釁之故雖由鼂

錯謀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橫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

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夾輔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授儒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渝耶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令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徐達械胡德濟送京師帝釋之諭達言在軍中誅之則已令下廷議吾念其功不忍加誅注

德濟雖功臣之子而失機僨事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

下數人以徇而械送德濟京師俟王章未為大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諭徐達掩已過而授人柄𥢶苴之喻未可為辭之正也

納克楚侵遼東綱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之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寇書實為未當今特據金元宋

相代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帝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言學者當文足經邦武足

戡亂注

射為六藝之一古者教士所必資而澤宮之典尤重自後世文武分途專以射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褒衣博帶于比禮比樂之道問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不能强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足以經邦戡亂則期望不免過奢而

其時亦未聞成均有嫻於武備者則仍不過虛文相尚耳

帝定孝慈録命太子為孫貴妃服慈母服杖朞太子不奉詔帝怒羣臣震讋注

孝慈録所定服制輕重頗允乃制書甫頒而太子輒敢狃私意以違父皇之吉且恃屬居嫡長泥舊說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然爾時太子之所以抗帝之所以怒羣臣之所以震讋實出于帝之沽名好古有以

啟之又誰怨乎

涂節告胡惟庸反帝以節本預謀并誅之目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況從逆須有左証如陳寧同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于莫須有定獄且陳寧

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寧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録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强辨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胡惟庸有異謀令李存義陰説李善長善長不能

制曰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搆成則善長之黨庇叛臣知而容隱罪實難逭明祖置此不問而後此以星變賜善長死未免輕重失宜而王國用猶且為之上書訟寃則更謬之甚矣

宋濂傅太子十餘年言動必以禮法注

宋濂既與議禮之列又兼師傅之任而太子驕縱不奉

詔未聞其一語之勸其他又何足稱史家阿好之言不足信也

帝諭馮勝自通州往慶州襲納克楚既克即徑擣

金山目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畧明兵即欲擣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蹤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

分納克楚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遑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克楚出没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擣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於塞外地里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解繒請行均田注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

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予奪重擾閭閻其所害於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徹田定制計口授産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比户仳離皆致失其恒

產若徒向富厚者強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李善長弟存義等交通胡惟庸狀露會星變言者謂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目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叛逆同科明祖既已按治得實當明具

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閔事陳顧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賈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録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太子標卒帝召廷臣言欲立燕王劉三吾以孫承

嫡統勸止目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

當內斷於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决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於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於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姑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

武帝之立鬱林遻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弗克負荷浸至淪胥前車可鑒盖三吾不過樂太孫寛厚乃敢偽托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於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階之厲耳

帝命太孫裁决庶務寛厚一如太子目

傳稱寛則得衆書云寛而有制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寛若建文寛則寛矣安能有制裁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寛

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寛而非有制之寛也紀事者於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言令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目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立一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藍玉以燕王有不臣之心嘗言于懿文太子注

太子在東宫即有以藩王有不臣之心為言者觀此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或隂懐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藍玉所能窺測其密告太子之言惟見於永樂實録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則玉謬為是言以煽亂亦未可知總之明祖若無建儲建藩之事縻論又何由而起哉

惠帝

帝為太孫嘗坐東角門語黄子澄以諸王擁兵為

慮及是卓敬疏言燕王智慮絶人請徙封南昌
不聽目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
從為惜然不乆而有顧黄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
盾然敬此論若在洪武朝與請正名分之議並陳明祖
或能採而行之未嘗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
乆蓄異謀誠使敬説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
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奉名不至

即能不動聲色襲而執之徙封内地則敬之所為深謀秘計固不能出燕王算料之中矧當身處危疑顧肯俯首聽人牽掣乎

周王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黄子澄請先削周剪燕手足曰

強藩難制當日自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濞楚戊比且有爋自首其父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於法者乃欲借以剪

燕羽翼先削周王湘齊復相繼罪廢實為非策惠帝甫
經紹統不思惇睦以繫屬人心而顧黜奪日聞重傷親
誼致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久蓄異謀疑畏益深適以
促其禍亂謀之不臧并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
既知建文之為婦人之仁而已又實無揆奮之能害人
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目

用方孝孺議更定內外品官階勳又撰禮制頒行

設官原以董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乃汲汲更定徒資靖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為巳任耶盖紀事者多右孝孺而以削藩之罪歸之齊黄孝孺未至齊黄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李景隆讀書通典故黄子澄薦之為將目

用武之際非如翰苑賡歌以通典故為尚也卒之僨轅敗事啜泣何嗟及哉

棣逼盛庸營野宿及明引馬穿營而去諸將以帝

有詔毋負殺叔父名不發一矢曰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遂爾却避是庸之精於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庸豈得託言不知使決計勦擒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負殺叔父名之詔為解惠帝固愚庸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迨求樂簒立庸爵位如常則其隱懷二心亦難免春秋之責矣

梅殷常受太祖密詔輔皇太孫曰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執棣惟己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成祖

安南陳天平來訴胡查篡國帝令查具狀以聞查旋詐殺天平于芹站曰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弑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

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奎父子亦何甚徑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其與楚靈王負慶封斧質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兵已起坐為遠夷所侮雖由黄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齊王榑驕縱廢為庶人目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恪備屏

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椁以凶暴驕縱梗以沈湎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為過舉矣惟是齊岷在建文時罪未昭彰遽加貶絶不能申大義於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發之驟遂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基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建耳

碉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斤易馬七十匹且多瘦

損目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期便於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縑帛而馬不適用蓋彼時藉回紇兵力不得不遂其欲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白居易有陰山道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給茶八十斤迨永樂而幾增十倍所得馬復多羸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為邊累并不止如居易所譏若今日哈薩克輸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

金較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曾用白詩韻反其意以紀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省費豈啻什倍哉

宋禮用白英築遏汶流滙諸泉盡出南旺南接徐

沛北達臨清目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於神助殊不盡然盖五汶所滙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

獨深晰其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閱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申厥旨如右

帝遷都北京言事者皆云不便蕭儀與李時勉言尤峻切因殺儀下時勉獄目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

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視其比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迴若天淵成祖自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凡天險地利所在籌之已熟故即位以後决計遷都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戀舊邸言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工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未達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厪念浮言之胥動則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評鑑闡要卷十

評鑑闡要卷十一

明

仁宗

帝詔朕若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目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

煩冗究之五又何異於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於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衷於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宣宗

時遣王通征埒里帝語廷臣言欲赦之楊士奇等

因以漢罷珠崖郡為對注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隷版圖㧱里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衂相尋亦由於闒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蹇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决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歿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困皆由於廟謨之氣先餒耳

開内書堂令劉翀為修撰專授小内使書目

内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參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實開黨縁交結之漸宣宗於内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悉假内豎之手實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

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令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贖罪納者贓罪

得不死徒流以下復用不納者久繫不釋曰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茍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

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

其願與否而強人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

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皇子祁鎮生八日羣臣請立為太子曰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噱而況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轉漕始用民運支運時因陳瑄請改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曰兌運仍叅行支運曰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盖輸將雖閭閻之職而

飛輓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户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兑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兑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兑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强弱不均奬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英宗

命金英同法司録囚英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

目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於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其張盖倨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迨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景帝

額森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

目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紫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説所見甚謬葢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瑕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强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别重輕

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況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於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刼於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於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羹之對人知其非而於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額森擁上皇至廷臣欲議和于謙言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曰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
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
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
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
之言蓋出於吕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
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韙夫君猶親也親

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讐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王直與廷臣共奏請迎上皇帝不懌于諶言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曰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

爾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顔自文而中情巳不可掩于謙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謙此舉可謂善於匡救而迎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送上皇還京目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

之惠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榮適以為辱耳

盧忠奏上皇與阮浪王瑤圖復位商輅婉解帝前乃以他事謫忠廣西錮浪殺瑤曰

盧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搆危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庶乎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英宗何地乎雖以商輅等微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

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瑶錮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時議立太子徐有貞請復沂王王文言焉知上意誰屬乃共請建元良蕭維禎舉筆更建字為擇

目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槩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於中可見

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欲更寵利營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英宗

帝言高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目英宗之言總因為巳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徐有貞窺帝意裁抑石亨曹吉祥亨等譖有貞於

帝乃諭言官劾有貞圖擅威權目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户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譛而疎外有貞輾轉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於人閣臣果圖擅威權即當宣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吳與弼累薦不起帝以李賢薦召授左諭德與弼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遂辭歸注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勅書崇重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况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躐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

況薦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録之誣蠛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史贊英宗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盛德之事可法後世注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詡為盛德哉

憲宗

故事經筵畢帝必口宣賜酒饌劉定之請毋煩玉音君臣遂無一辭相接時以定之巽順為過目君臣曰對疇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於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之請亦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巽順咎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帝以周太后故不欲錢太后與英宗合葬羣臣固

諫至伏哭文華門外帝乃許之目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至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於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紀妃有娠萬貴妃令宮婢鉤治皆以病痞報及皇子生張敏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目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炎劉燕啄之禍柔闇實無可辭責但宮闈事秘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於紀妃得以病痞相朦而宮婢鉤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密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敏之驚稱上未有

子出於何義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項忠招諭荆襄流民九十萬户選一丁戍邊餘令歸籍給田驅迫不前者即殺之注

流民屯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急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

忠乃於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綏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命汪直刺事西廠目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於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氣焰鴟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為小

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厰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耶

命司禮監懐恩同三法司録囚凡所矜疑放遣常倍於熱審目

中涓録囚濫觴於正統體統陵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

概行罷廢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釋放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仇隙或受囑託而欲置之於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康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擢為侍郎

曰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況饑饉洊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諛詞干進竟謂星變之咎賴秦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知有已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

民之為巳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封子五人為王綱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横行至於後宫有娠盡遭藥墮令以憲宗封建諸子証之知其説殊不足盡信葢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宫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

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貫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於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孝宗

耕耤禮畢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斥之曰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耤即云

典不可缺亦祇應僅躬秉耒以為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理馬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瀆亂宸聰已為昧於輕重況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於君父之側輒悍然徵色發聲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辭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丘濬入閣王恕以巳在吏部長六卿弗讓濬既而

內宴濬徑居恕上目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於其間況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為期尤不宜介懷位次乃丘濬入閣以後因王恕弗讓居前心懷不悅輒於内宴時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濬稱深於學問者豈明於人而昧於巳耶

丘濬議論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岳飛未必能

恹復秦檜有再造功注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説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丘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恹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苟且許和其失在於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為枘鑿至於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評騭之謬不近人情乃至於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高論而

不顧如濬者殆更苟之不如者耳

帝召閣臣授以諸司題奏言與卿等裁決劉健請

以事端多者出外詳閱目

明代人君宴處深宮罕聞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尚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冀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堂廉睽隔為

大臣者遂不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名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以疾固辭

及入見帝問其故大夏言民窮財盡度力不辦

故辭曰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名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膺名命輒爾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内外所得豈嘗殊視其誰欺乎比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窮財盡度

力不辦為詞吏屬支吾盖時勢果急須補救益當勇往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茍避其尚可稱為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劉大夏不肯進揭帖且言用人行政與大臣面議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賜屬勿廷謝

注

孝宗之於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

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獘而委其責於府部閣臣不免心存畛域至籌及太平先務復以天下自治為言尤為模棱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聞擇康之語輒為頓首稱善乎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褒異顧袖金面賜且命弗行廷謝欲旌康潔之風而轉涉苞苴之跡益堪鄙耳

武宗

韓文率諸大臣上疏請誅劉瑾等疏入帝驚泣不

食日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為蒙蔽韓文等力陳奸璫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懇切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紘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輒爾驚泣不食袒護之極遂至於情不自持徬徨失措其童騃昏闇之狀實為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茫無知識若此其不致踵漢唐禍變豈得謂

非天幸歟

江彬欲攘權導帝遠遊帝微服度關幸宣府目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覘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避衆攘權而不顧置其君於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多方蠱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武宗迷而不悟愎諫獨行甚至索婦良家載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掩乎

孫燧上章奏寧王宸濠不軌為所邀阻楊廷和請

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大臣宣諭曰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别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為諸權倖所匿楊廷和容得諉為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碩畫決策徂征以掩其不備顧援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

護衛為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贑糾合義旅立奏

蕩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措置迂謬若此而

當時稱為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評鑑闡要卷十一

評鑑闡要卷十二

明

世宗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楊廷和等言宜如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曰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葢旁支入

承大統於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隱全大義乃必强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於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於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於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

之一兆耳

王守仁謫龍場時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故其教專以致良知為主注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盖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説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帝欲坐張延齡謀逆族其家張孚敬力爭得長繫

曰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於昭聖太后不能無纖芥猜嫌因欲釋憾於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稱忮刻又善逢迎何獨於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劉天和鎮三邊倣秦紘制隻輪車以練諸將注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於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鋭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恃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摧鋒豈可轉以連車碍其馳騁書生迂

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言官知帝眷夏言惡郭勛因共劾勛曰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以組縊帝有走告后者馳救得甦后遂殺端妃及王寧嬪曰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宫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葢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宫婢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搆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悸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仇鸞欲開馬市楊繼盛上疏極諫詔下鸞等議鸞

攘臂詈之復進密疏乃下繼盛獄曰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於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棱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貶斥轉加小人撓亂國是真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如此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蔽非嘉靖之咎

其誰之咎哉

楊順承嚴世蕃旨與路楷謀中沈鍊會獲妖人詞

連甚衆遂竄鍊名其中殺之目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楊順以封疆大臣竟甘與路楷同為私門鷹犬逞志搆誣至於弋獲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實為弁髦國法迨蔭子遷官復嗛於相酬之薄戮及其孥以冀為取媚彼雖靦然人面實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方伯媚奸臣

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綱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綏持紙犒金李遂閉閤給券其畏葸縮朒情形實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陵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

耳

帝夜坐獲一桃御幄後以為天賜會白兎壽鹿生

子帝因言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注

獲桃幄後其為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為天賜至兎鹿馴育苑囿孳産尤屬常事乃輙目為奇瑞至於告廟稱賀且詡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巳久較之漢武尤為庸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寳祥符紛紛夢囈先後殆同一轍耳

穆宗

戚繼光鎮薊州製兵器間以長鎗筤筅又以邊卒

不堪用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目并注

筤筅麤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及在其頂又長一尺

一人持之不久且疲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

當時以為禦敵精器真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強勝南方

之強人所易知者浙兵即素嫻步伐安能遽勝北軍盖

繼光勦寇東南本多舊部其奏請募調不過廉頗思用

趙人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類言兵有不取敗之理乎

神宗

徐貞明請興西北水利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事

目

水田雖間可行於西北然亦惟平流渟瀦者始可引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甽也葢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横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

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潆洄澗溪演迤挹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舉長江大澤悉藉以浸彼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貫雖支河宣洩止能殺其漫溢之威而隄堰防遏之餘淤沙亦惟聞宜麥概欲蓄陂塘以收稌穲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遼海盡起良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聞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

不離乎書生迂濶之見耳

申時行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

擇而獻之不得專達目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

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

官正為政府副封力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

諸曹不得專達聽其長擇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

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

弗親益可譸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已而盜名立勢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

目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準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婚何竟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盖由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搜括國既蠹於侵漁民復困於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

逼故明命脈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帝有疾名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悔追前

諭一貫惶遽繳入王義唾言稍持之礦稅可撤

目

神宗信任閹人礦稅之擾蔓延海内雖盈廷籲請若罔

聞知會搆疾而名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

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

民困何乃濡遲覲望翼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追寢

咸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涓唾詯曾若輩之不如顧既不能力持於始其後復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為阿順取容而陽以讜言弋譽究之欲蓋彌彰耳

温純為沈鯉郭正域辨妖書誣陷又言楚宗人無

反狀積忤沈一貫目

温純清白自持奉職固稱無忝即其為沈郭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迹無異逮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

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慎行復襲前說請釋諸宗當時亦竟共韙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朋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李三才頗通賂遺結納海内顧憲成貽書葉向高等盛稱三才廉直目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蹤素小廉交歡講

社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行況如李三才久以幹畧推重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攀援此真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膚論所能推見至隱者卒之獘深禍亟焦爛為期葢緣士氣日乖則人心日替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歎哉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綱

妄男子闌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癲與否本無事深求其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梃公肆逆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荊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文偽調停尚復成何

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兵部請治兵不報綱

詰戎肄武本非獨恃團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況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庀儲軍實叩閽力陳猶懼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隸亦可稍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應秋氣

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光宗

帝有疾李可灼進紅丸又李選侍據乾清宮羣臣趣移噦鸞宮目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哤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挺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

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詞
疑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阻止藥甫進而遽遘不諱
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於擬寫遺詔時尚欲加
可灼以優賞無怪盈廷之嘖有煩言律以許止趙盾惡
名誠無可辭而遽請顯正刑誅則太過矣至李選侍以
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從嘰鸞羣疑即當盡
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創為雉經入井
之説狺狺爭訟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

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追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口舌之痾殆亡徵之先見耳

熹宗

帝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魏忠賢輒奏事帝言已悉令好為之注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況復身親賤伎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煬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

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俟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如覆轍而蹈之

魏忠賢令許顯純鞫汪文言獄使引楊漣等納熊廷弼賄乃作供狀逮下詔獄

目

楊漣等久以伉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

鼠輩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覔題搆陷特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骴交横忠魂共抱沈寃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莊烈帝

楊所修等知帝惡魏忠賢因先劾崔呈秀以嘗帝

目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寮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於衆邪燄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旣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輯三朝要典原屬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氷山難恃猶覬望逡巡姑劾呈秀以

嘗帝盖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户擊排者固涉客氣虛驕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宗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名九卿科道入乾清宫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目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辨論官材必當取信於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

夾著思欲得真材於摸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更何待言

諭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復諭喬允升等審定以六等定罪目

韓爌等受諭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詳覈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託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辭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樹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

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荷戈諂附亦概從城旦所坐失倫究不免於陰行庇護以懲奸重事而諸臣瞻顧遲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明季朝臣積習頹壞於此可見安得不淪於亡

梁廷棟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

加派民亦懽然帝因令戶部議亟加三釐曰

民窮起於官貪廷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

先加派民之顛預轉深所為慨然者安在盖明季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朘月削時閲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况并此不能用乎

曹文詔討山陜諸賊幾盡命會討畿南賊為劉令

譽所劾調大同總兵目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勦賊屢著成勞

即其移師會討畿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方勑以剋期平賊正當聽其乘鋭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摭詞妄劾實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廵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丘墟吁可怪矣

温體仁為吳甡言流賊癬疥疾不足憂曰

温體仁巧詐阻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

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閹案變亂是非而於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悞國罪首至流賊横行日久闖獻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盪深謀轉指勦寇為癬疥置隱憂於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於體仁又何責焉

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令報名輸官錢士升擬

旨下刑部提問帝斥以沽名士升引罪乞罷許

之目

令富户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當時覈田增賦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肆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轉覺正言逆耳國勢阽危尚不知為閭閻留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何

帝遣中使往閩廣覘熊文燦為人文燦被酒有自負勦賊語會楊嗣昌薦之遂命總理南畿軍務

目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豈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是非更何足信況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胷中本無定見閹奴德其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内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劣僨轅當時國勢將傾即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

遝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於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周延儒歸後失勢內慚張溥言公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因與其友吴昌時等為交關近侍復

名入閣目

延儒稔惡已久其失勢內慚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要冀其復收桑榆之效真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人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别

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憸人交通內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尚有所交關於延儒乎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河灌城開

封遂陷目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遏險即被圍至再亦惟

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漲逼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沈竈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為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甲申歲崇禎十七年綱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

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葢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眂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

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悉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兹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

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創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福王附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於南京

綱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睿親王遣人齎書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書曰

昨閲史可法答書曽書其後附録於此

幼年即羡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

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

而不得不强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録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評鑑闡要卷十二